

从5年80亿元跌到10年110亿还是不堪重负，“版权泡沫”终被戳破

是中超的责任，还是模式的溃败？

■本报记者 陈海翔

2015年9月25日，在以80亿元天价买下中超五年版权后，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如此表示：“我们觉得（80亿元）并不贵，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是从五年这个周期来说是看好的，特别是在体育产业这么好的环境下。”当时赵军的脸上写满自信，但如今的现实与他这一设想南辕北辙。今年2月8日，由于拖欠2020年应支付的版权费用，中国足协向体奥动力发去了解约函；本月初，中国足协与中超版权实际拥有方PP体育（从体奥动力购得版权）终止协议，双方的合作其实已提前终结。

赛事更换版权合作方并不稀奇，而中超与体奥动力的分道扬镳，却有特殊的意义——这意味着中超联赛的市场价值将被重新评估，一个溢价版权的“泡沫”时代走到了终点。

2020年中超版权费体奥动力仅支付了1.5亿元

关于中超联赛与体奥动力的合作，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其一，在体奥动力

用80亿元拿下五年版权的前一年，中超联赛的版权收益仅为7000万元左右，堪称“白菜价”。其次，双方合作短短两年后，体奥动力就要求对中超进行重新估值，理由是外援使用人数缩减以及U23球员政策将影响赛事观赏性。谈判开始前，曾经大谈美好前景的赵军已经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表态：“国内体育市场的‘版权泡沫’该破裂了，当初买的是未来，可未来迟迟不来，（因此）需要重新谈判。”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的合作周期延长为10年，但总版权费用仅比之前增加了30亿元，即总价110亿元。

让赵军没想到的是，即便将年均版权费从16亿元降到11亿元，依然不足以挤走水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奥动力PP体育的违约自然与其母公司苏宁体育资金紧缺有直接关系，但同样也和中超联赛多年来的不景气脱不了干系。巨额版权收益到来后，中超俱乐部的年分红从数百万元一跃涨至8000万元，但整个联赛并没有向好发展，反而因之前“金元足球”的扩张而陷入恶性循环。继天津海去年主动退出之后，今年中超联赛将迎来更糟糕的局面，除去已经停止运营的卫冕冠军江苏队外，另一支

球队天津津门虎也早已命悬一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版权合作方的确很难有信心坚持下去。据悉，从2016年至2019年，体奥动力按约定向中超公司累计支付了40亿元的版权合作费用，但2020年的费用至今仅支付了1.5亿元。

新赛季中超即将于4月开幕，根据记者获得的消息，包括腾讯、咪咕在内的多家企业已表现出对中超版权的兴趣，但重新估值之后的费用必然会大幅度下滑。有消息称，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筹备组有意将中超版权从过去的“独家”模式重新改回“分销”，即与更多的平台和媒体展开合作，为联赛版权的多样化运营尝试更多可能。

从天盛、乐视再到PP体育，接连炒出“版权泡沫”

中超联赛需要合理估值毋庸置疑，但将中超天价版权这个“泡泡”真正吹大的，并非联赛本身。从2007年开始，中国企业便频频以溢价收购体育赛事版权。

2007年2月12日，天盛传媒宣布旗下欧洲足球频道获得2007至2010年

英超的中国大陆地区独家转播权，并采用付费收看模式。此后三年，中国球迷想要收看英超就需支付每月188元的收视费。而为了得到这一版权，天盛5000万美元的报价要比竞争对手（ESPN）高了足足1500万美元。尽管如此，当年天盛传媒CEO宋政仍对前景非常乐观，“中国有3000万英超球迷，我们只要让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掏腰包就成功了。”最终，只有3万用户的天盛传媒在2010年宣告破产。

天盛传媒之后，将各项赛事版权炒出天价的是乐视体育。2015年，乐视体育以1.1亿美元的高价击败众多对手，夺得2017至2020年亚冠联赛旗下所有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媒体版权。金钱开道的乐视体育从此开始野蛮生长，最顶峰时，手中握有310项体育赛事的版权，时任公司副董事长的马国力坦言，很多版权的费用高到“连卖主都想不到”。急速扩张，版权费惊人，投入和回报的极度不成正比，加之众所周知的母公司不断“吸血”，乐视体育也很快倒下。

随后，接力棒交到了苏宁体育的手中。2013年，苏宁体育收购PP体育；2015年PP体育以2.5亿欧元的价格买

下随后五年中国大陆地区的西甲转播权，打响了炒热版权的第一枪；2016年底，PP体育以3年7.21亿美元成功竞标2019至2022年中国大陆地区的英超转播权，而新赛季与英超的前一份合同仅为6年1.56亿美元，PP体育的年平均价格是英超的9.24倍；2017年，苏宁体育通过收购华人文化持有的体奥动力股份，成为后者的控股方，进而掌控中超版权。最高峰时，苏宁体育几乎将除奥运会、世界杯、NBA之外的热门体育赛事版权一网打尽。

就在外界认为苏宁体育将凭借其母公司雄厚的资本支撑住各种巨额版权支出，最终的结果依然不堪。2020年9月，PP体育因无力支付英超版权被单方面终止合作，今年2月初，意甲联赛和英格兰足总杯也相继停播，直至如今与中超的合作终结。

PP体育总裁王冬在与英超终止合作时说道：“体育赛事版权市场回归理性，将是疫情后体育产业最大的趋势之一。如果价值体系不能回归正常，同样的事情就会不断发生。”泡沫终究会有破灭的一天，因此对于低谷中的中国足球而言，当下破灭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成为史上首个“首选举办城市”，有望举办2032年夏奥会

布里斯班成奥运改革首片试验田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今夏东京奥运会的命运仍扑朔迷离，国际奥委会的目光却已投向11年后，于近日宣布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成为2032年奥运会“首选举办城市”。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往往提前七年通过申办竞选产生，而所谓的“首选举办城市”是完全陌生的说法。这一切的改变始于国际奥委会针对奥运申办程序的改革，若要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语描述这场改革的原动力，那就是“时代变了”。

四年前多座申办城市退选成为导火索

按照过往流程，有意申办奥运会的城市需要通过持续近两年的申办过程，向国际奥委会及其委员展示竞争力，并最终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通过全体委员投票决出举办权。这一过程牵扯的精力与财力不言而喻，若最终落选，将对申办城市的极大打击。只不过，在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之下，总有大批城市甘愿投身竞争之中。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奥运会规模增长，办赛成本一路水涨船高，希腊雅典、俄罗斯索契均成为在举办夏季或冬季奥运会后陷入“蒙特利尔陷阱”的典型——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大量场馆沦为“白象”，加拿大政府账面一度出现巨大亏空，“蒙特利尔陷阱”一词进而诞生。

在体态愈发臃肿的情况下，奥运会一度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全球不少大城市已举办过这一盛会，或并不需要借助这一契机改善城市基建、提升国际影响力；而对于小城市而言，经济体量本就有限，场馆资源和城市基建又相对匮乏，需投入大量资金改善硬件条件，又进一步推高了办赛成本。这一矛盾在2017年彻底爆发。这是决定2024年夏奥会举办权归属的年份，却遭遇了美国波士顿、意大利罗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多座申办城市中途退出的尴尬。面对仅有的两座坚持到底的城市，国际奥委会破天荒地同时宣布了首届夏奥会举办权的归属，分别将2024年夏奥会与2028年夏奥会举办权授予法国巴黎与美国洛杉矶。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国际奥委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但问题在于这一方式并不具备持续性与可复制性，因此才会有2019年的改革。这场改革标志着奥运申办制，以及在奥运申办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评估委员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邀请制。与邀请制一同诞生的，还有“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与“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两大组织。在新机制下，将由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出面，与所有有兴趣申办奥运会的城市进行探索性的、非承诺性的对话，并从中作出选择，向国际奥委会推荐单个或多个候选城市。

“布里斯班2032”并非板上钉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了布里斯班如今成为2032年奥运会“首选举办城市”的说法。作为史上首个奥运首选举办城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在国际奥委会的这场改革中扮演了试验田的角色。与以往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不同



能容纳5.25万人的布里斯班体育场始建于1914年，曾作为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比赛场地。

视觉中国

“迷你城市”绝非体育荒漠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回首奥运会逾百年的壮阔历史，诸多东道主城市中向来不乏北京、东京、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这般的巨型都市，或是罗马、雅典、巴塞罗那那样的历史名城。倘若布里斯班最终获得2032年夏奥会举办权，这座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圈人口不过250万左右，将成为继1952年的赫尔辛基以后最“迷你”的夏奥会举办地。

但布里斯班绝非体育的荒漠，从为澳大利亚斩获冬奥会首金的男子速滑名将布拉德伯里、前男子网坛世界第一拉夫特，再到高尔夫传奇诺曼、奥运游泳冠军苏西·奥尼尔，这片土地曾孕育了许许多多各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体育人，也积累下深厚的体育

底蕴。

谈及布里斯班申办奥运会时的优势，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提及两点——丰富的大型赛事举办经验以及数量可观、规划合理的现有体育场馆。与大洋洲多数城市一样，板球与澳式橄榄球是布里斯班人的挚爱，这里先后作为多届橄榄球世界杯、板球世界杯的举办地，熟悉商业赛事的办赛逻辑；也曾于1982年、2018年两度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部分赛事。对于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同样不陌生；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布里斯班板球场承接了男足项目六场小组赛及一场淘汰赛的任务，当年的八强赛上喀麦隆队正是在这里通过加时赛战胜了小罗率领的巴西队；在布里斯班举办过的比赛中，时常被遗忘的则是2001

年的友好运动会，这场曾为缓解两大阵营政治对立而创立的体坛盛会在这里上演绝唱。

诸多大型赛事办赛经历的背后，是布里斯班丰富的场馆资源。这些场馆功能区分明确，坐席划分合理，尽管岁月久远，但经历了近代的多次修建之后仍堪重任。其中最为中国体育迷所熟悉的或许是能容纳5.25万人的布里斯班体育场，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中国男足在这里先后击败沙特与乌兹别克斯坦。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片场地是1914年在一片草地上建成的，此后曾经历数次重建，最近一次迄今还不到十年。作为悉尼奥运会男足比赛场馆之一，布里斯班板球场年代更为久远，1895年这片综合性运动场就已拔地而起，并在1993年与2005年经历了两次

大规模重建。除为承接戴维斯杯、联合会杯而于2009年建成的昆士兰网球中心外，布里斯班当地其余体育场馆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或更早期，但由于长期承担各类办赛任务，这些“老古董”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只需稍加“恢复”即可应对奥运重任。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布里斯班奥申委的目标不仅是以上这些体育场馆，就连建成不久的娱乐设施都有可能投入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中。譬如专为各类演唱会、艺术展兴建的场馆“Brisbane Live（布里斯班直播）”，很有可能在奥运会期间被改装为游泳场馆，待盛会落幕，则将拆除泳池，一切照旧。这种利用一切资源、精打细算的作风，正与国际奥委会近年来不断为奥运瘦身的理念不谋而合。

达成共识。

目前只能说，布里斯班确实在2032年夏奥会举办权的竞争中处于领跑位置，并且掌握了主动权。时代发展至今，绝大多数城市在权衡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上已趋于理性，不会盲目投入或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已经“订婚”的布里斯班与国际奥委会仍将面临一系列实质性问题，这将考验双方的姿态和诚意。

东京奥运会力争五金

国羽“闭门迎考”不惧挑战

■本报记者 谷苗

随着瑞士公开赛本周如期开拍，停摆近一年的羽毛球东京奥运会积分赛正式重启。而作为世界羽坛的“金牌之师”，积分基本无忧的中国羽毛球队选择继续留在国内集训，按照自己的备战节奏冲刺奥运。

“从始至终，我们每个项目都力争冠军，只是有的项目更具竞争力，有的稍微困难一点，但也有机会。”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与乌克兰战略合作发布会上，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尽管疫情给备战带来挑战，国羽冲击奥运五金的目标依然坚定，“奥运是体育人的大考，原本四年一届，这一次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来等待，希望队员们能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充分展现竞技魅力。”此前，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开择优，乌克兰正式成为国羽服装器材合作伙伴，双方合作期长达八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自去年3月全英公开赛后，国羽就一直处于封闭集训状态，缺少国际赛事的练兵机会是奥运备战面临的重大难题。混双名将郑思维就坦言：“长时间没参加国际大赛，无法了解国外对手的状态，无法判断与他们的具体差距。”为尽可能降低外战骤减的影响，国羽教练组通过视频录像分析、队内模拟对抗等形式，检验队伍训练成果，帮助队员寻找比赛状态。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煊泽表示，“不能近距离观察对手，我们就通过原有资料和近期比赛录像，进行针对性的对手研究。在没有太多比赛的情况下，运动员的时间和精力也相对充沛一些，可以更专注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针对性训练。”

根据计划，国羽最早将在5月重返国际赛场，参加当月举行的马来西亚公开赛以及6月初的新加坡公开赛，但能否最终成行仍要视全球疫情形势而定。在此之前，国羽队员们将返回各自地方队，参加4月初的全运会预赛。“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也迫切希望队员参赛，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训练成效，也能在更换装备后积累更多实战经验。”张军坦言，“放弃几站比赛对世界排名肯定有一定影响，但对奥运积分影响不大。我们会更好地计划，保证积分的同时也保证队员的健康。”

疫情带来了无赛可比的烦恼和史无前例的超长备战期，但另一方面，也让一些饱受伤病困扰的选手获得了额外的恢复时间。据夏煊泽透露，目前队伍的伤病问题已得到有效控制，能保证正常备战奥运会。作为男单新一代领军者，2019年曾遭遇严重伤病的石宇奇直言奥运延期对自己是利好消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确实非常难得，感觉自己已慢慢恢复到九成甚至十成的水平，非常期待奥运比赛到来的那一天。”

大体协雪上运动分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陈海翔）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雪上运动分会成立大会昨天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召开。去年11月12日，大体协面向全体会员单位征选冰上运动分会、雪上运动分会挂靠单位，经过会员单位积极申报、初评、专家推荐等环节，吉林省学生体育协会最终成为雪上运动分会筹备单位。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张爱龙在发言中充分解读了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对雪上运动分会今后的工作作出了要求和部署，他希望在多方努力下，我国高校雪上运动项目能有突破性发展，真正实现雪上运动项目在我国高校范围内的普及和提高。

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长智表示，将全力支持大体协的各项工作，吸引专业人才，积极举办、承办区域及全国高校冰雪运动竞赛、培训等活动，使雪上运动分会真正成为促进全国校园冰雪运动普及、提高、交流、展示的平台。

体彩公报

排列3第21052期公告

中奖号码：9 8 6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排列5第21052期公告

中奖号码：9 8 6 5 9
每注奖金100000元

超级大乐透第21023期公告

中奖号码：

07+09+13+16+32 02+09

一等奖 2 10000000元

二等奖(追加) 1 8000000元

三等奖 70 187612元

二等奖(追加) 22 150089元

三等奖 168 10000元

四等奖 631 3000元

一等奖奖金累积数：

1090709659.76元